

V

寄情書藝的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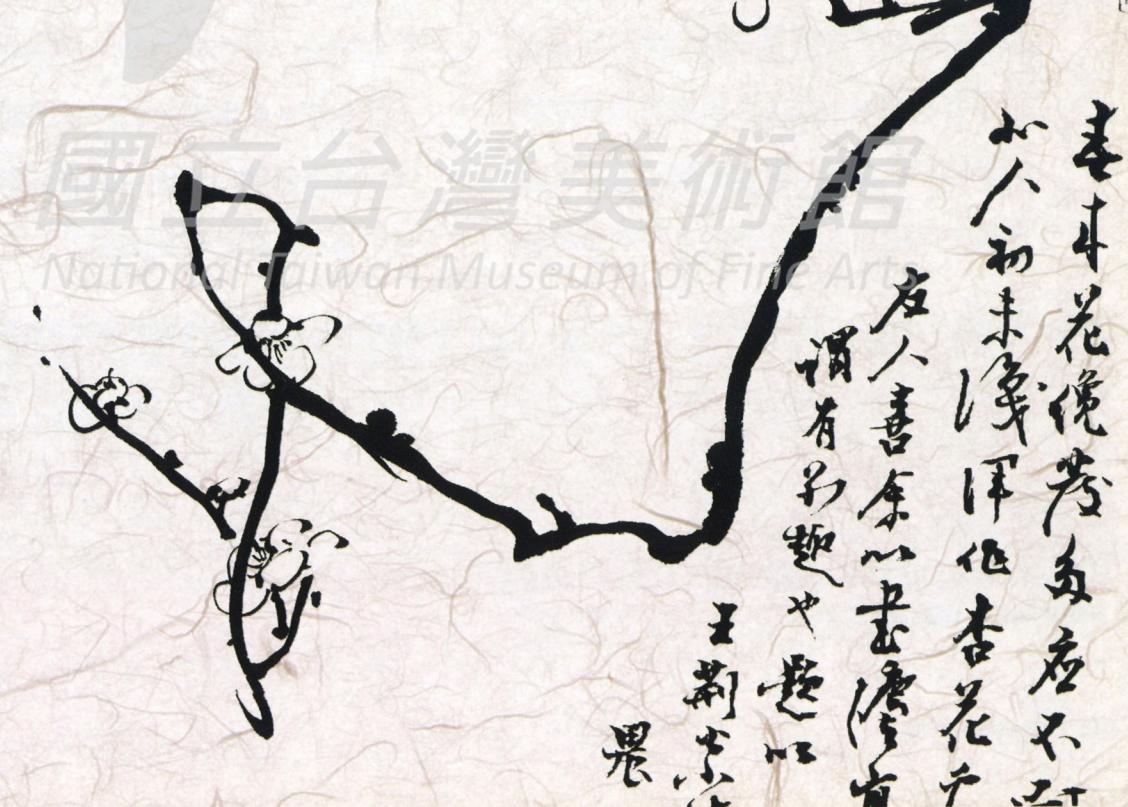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相伴一生的妻子病逝，老友也陸續走了，
臺靜農內心沈浸在無窮哀傷裡。
他將抑鬱的情感化為筆歌墨舞，飽經風霜之後所散發的生命力，
表現於書法藝術之中，透露出書家的意蘊與風度。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973 | 8月，臺靜農從臺灣大學退休。

展覽與自書詩卷

九七三年八月，臺靜農正式從臺大中文系退休，學校贈予名譽教授榮銜，續住在溫州街的教師宿舍，這時候，臺靜農已經七十二歲。後應東吳、輔仁兩所大學中文研究所的禮聘，仍前往任教。這段時期，書法成了臺靜農寄情遣興的重要活動，同時也將自己所關切的書法研究論文陸續發表。

●一九七五年，臺靜農受邀參加了莊嚴在兩年前籌組的「忘年書會」，正式參與了對外的書法展覽。雖然臺靜農向來不喜歡公開展示作品，但展覽對臺靜農的書法創作也起了明顯的變化，也就是作品的尺幅加大，作品的表現性也增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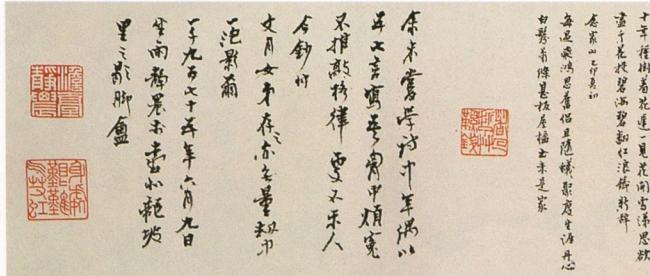


臺靜農懷抱孫子與莊嚴於歇腳臺留影。（莊靈 攝影）

了，因而為晚年留下了許多重要的作品。這一年中臺靜農還以小楷抄錄了自己所作的近體詩成一長卷，主要是四川白沙時期的詩作共四十三首，另加本年新作兩首，交付學生林文月保存。這是一件記錄了臺靜農三十幾年前的生活心境與新近感觸的作品。如寫抗戰時期在四川白沙生涯之拮据困頓：

四川白沙生涯之拮据困頓：

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臺靜農 自書詩（前後段）19.2×363.9公分（林文月 提供）

檢典春衫易米薪，窮途猶未解呻吟。

君看拾橡山中客，許國長懷稷契心。

——〈典衣〉

●寫黑石山上的梅花盛開的感懷：

問天不語騷難賦，對酒空憐鬢有絲。

一片寒山成獨往，堂堂歌笑寄南枝。

——〈移家黑石山山上梅花方盛〉

●作詩回答朋友問起戰後的打算：

風波如此欲安歸，窮鳥投林敢擇棲。

久矣磨礱英氣盡，只將白眼看鯨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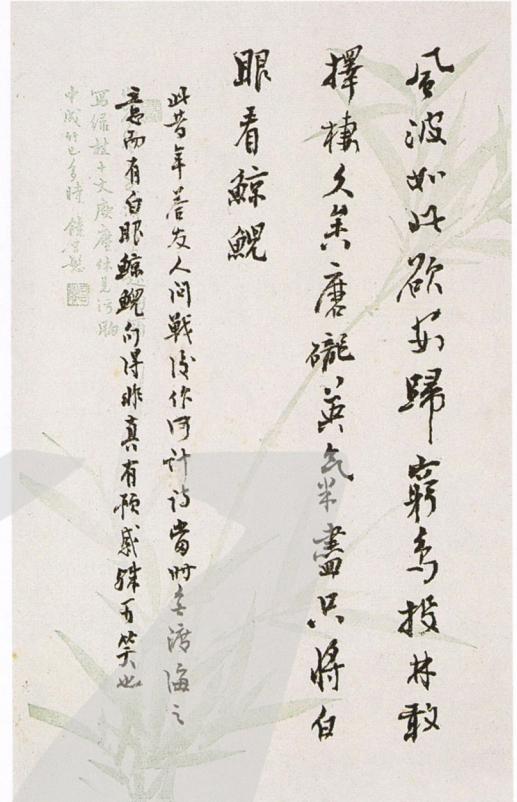
——〈友人來書問戰後計者寫此答之〉

●寫因戰爭離亂，流離遷徙，將終老於此間的感傷：

每過飛鴻思舊侶，且隨蟻聚度生涯。

丹心白髮蕭條甚，板屋楹書未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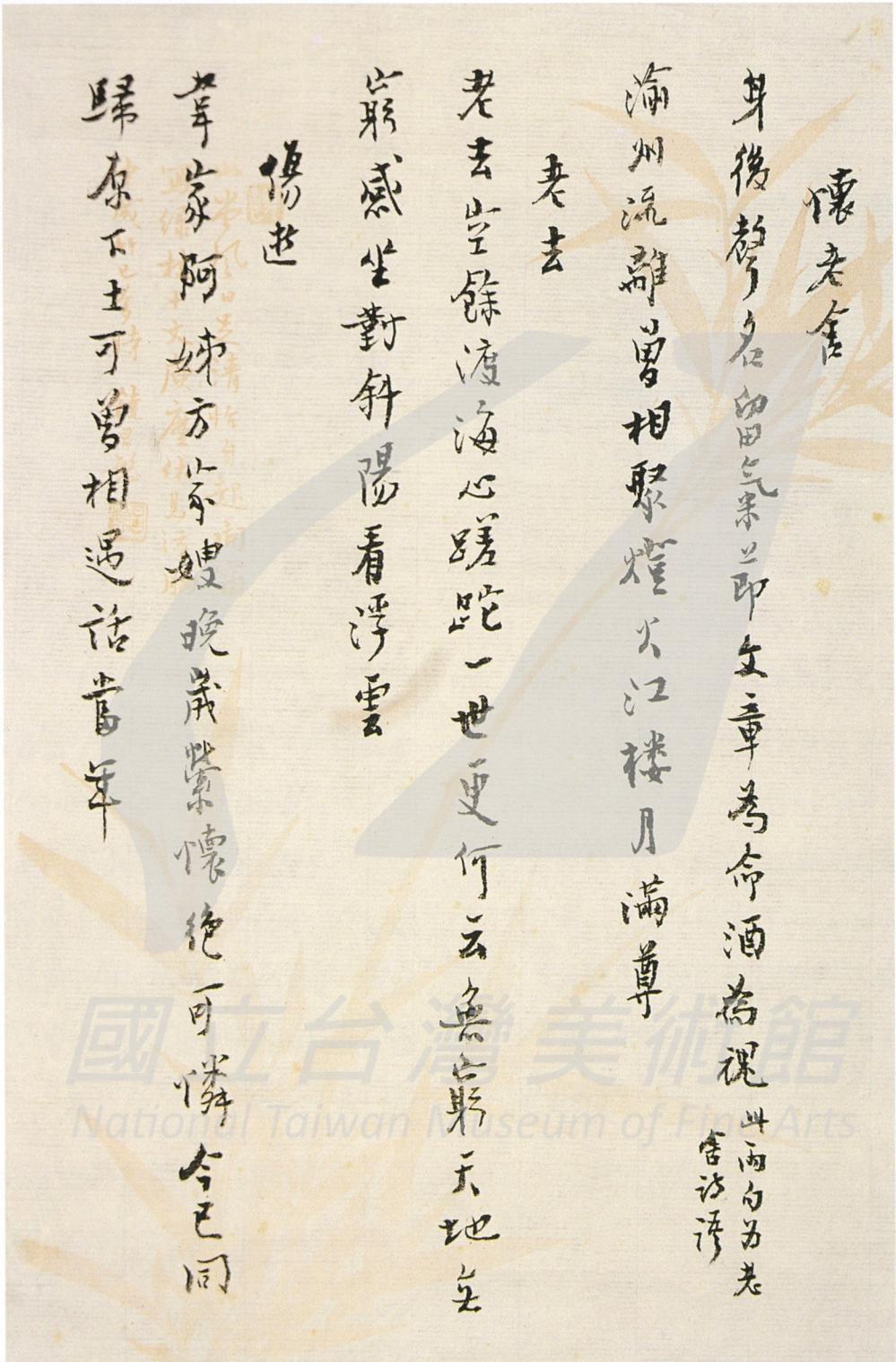
——〈念家山〉



臺靜農 自書詩信箋一頁 34×21.3公分
(林文月 提供)

●臺靜農的長卷作品，除了自書詩以外，經常書寫的有王粲的《登樓賦》、向秀的《思舊賦序》和庾信的《哀江南賦序》，這些作品的內容，是對故土的思念、對好友的追懷以及對自身的悲慨，臺靜農似乎藉著古人的文章，寫下自己當下的心境。





臺靜農 詩箋 34×21.3公分（林文月 提供）

■臺靜農的書學研究

臺靜農的書學論述，以研究漢簡、智永、鄭道昭諸刻石、楊凝式等四篇為代表。其中漢簡研究早在四川白沙時期所作，由於缺乏大量出土文物做比對，因此側重在文獻的整理，並非實證研究。其餘三篇主要是在臺靜農七十歲（一九七一）以後，通過許多考據論證，所提出的書學力作，其中智永、楊凝式兩篇更是對古代書史提出一種清晰而新穎的視野。各篇論點簡述：

一、〈兩漢簡書史徵〉（約1940～1942）

全文對於漢代簡牘書在名稱、長短、用法、編次、行數、書體等都做了詳細的考證，此論文雖未及時發表，但也呈現出四〇年代研究漢簡的學術水準。另外，對臺靜農臨寫漢碑的筆意表現，應是有直接的助益。

二、〈智永禪師的書學及其對於後世的影響〉（1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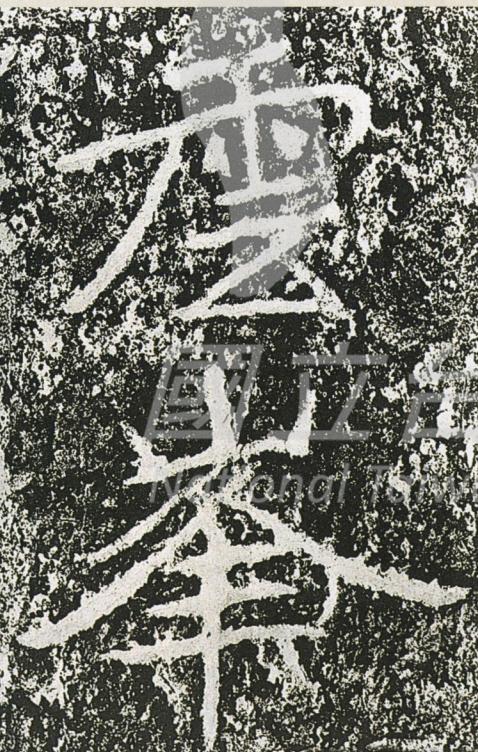
這篇論文，對智永的家世、生存年代、所居寺院、書法師承、閣上臨書三十年的記載，都做了考證與合理的闡釋。並指出王羲之傳世書跡中《黃庭經》、《告誓文》皆出於智永，連享有盛名的定武本《蘭亭序》亦疑為智永所書。認為若無《真草千字文》傳世，智永免不了要做一代無名英雄，透過各項論證，肯定了智永在中國書史上承先啓後的特殊地位。

三、〈書道由唐入宋的樞紐人物楊凝式〉（1976）

楊凝式在書史上是一位極為特殊的書家，傳世的作品稀少，且真偽尚有爭議，在書史上卻享有極高的評價；當了五個朝代的官吏，卻鮮有「貳臣」之議，生卒待考、生平記載亦缺乏。臺靜農卻力圖解開這個謎團，並提出例證，將楊凝式定位在「承唐開宋」的樞紐人物，而寫出此篇極具學術價值的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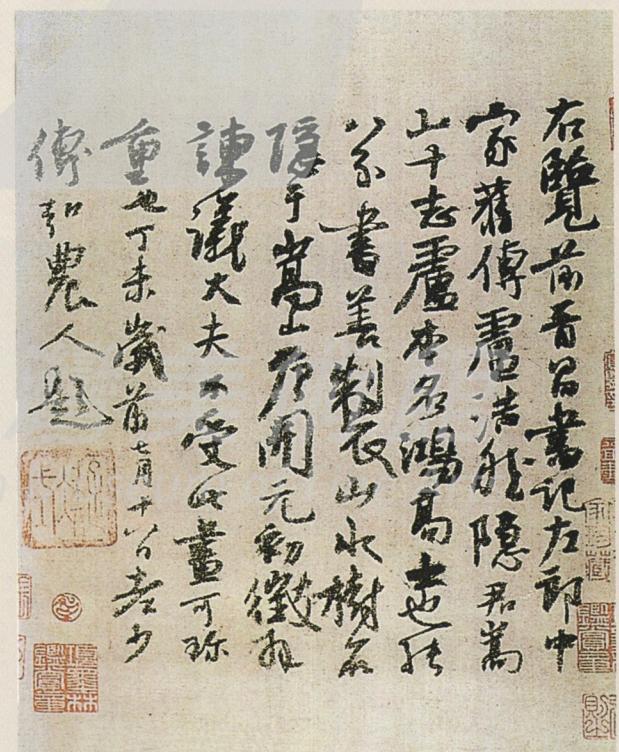
四、〈鄭羲碑與鄭道昭諸刻石〉（1978）

臺靜農從鄭羲上下碑的考證，而談到天柱山、雲峰山諸刻石的書風各異，論證其出於不同的職業寫字人，進而論及無名寫字工在書史上的貢獻。雖然天柱、雪峰山的諸刻石有那幾件是出於鄭道昭或容有爭議，但這篇論文提供了一個新視點。



北魏 雲峰山刻石之一

臺靜農認為雲峰山諸刻石出於鄭道昭門下書家，且不止一人所書。



五代 楊凝式 盧鴻草堂十志圖跋

臺靜農視此帖為楊氏傳世最可信的真蹟。

1980 莊嚴去世。

1981 10月，第一本介紹臺靜農書法的專書在日本出版。

與張大千、莊嚴的友誼

●一九七六年，張大千決定返國定居，次年在台北故宮對面雙溪的交會口，營造了一個靜謐的畫室。一九七八年正式遷入，他請老友臺靜農題「摩耶精舍」四字，刻成匾額，掛在大門外。這段時間，臺靜農與張大千、莊嚴來往很密切，臺靜農在《龍坡雜文》上說：摩耶精舍與莊慕陵兄的洞天山堂，相距不過一華里，若沒有小山及樹木遮掩，

兩家的屋頂都可以看見的，慕陵初聞大千要卜居於外雙溪，異常高興，多年友好難得結鄰，如陶公與素心友「樂與數晨夕」，也是晚年快事。

我去外雙溪時，若是先到慕陵家，那一定在摩耶精舍晚飯。若由摩耶精舍到洞天山堂，慕陵一定要我留下同他喫酒。

●這樣愜意的晚年生活，也只持續了兩三年，莊嚴在一九八〇年即先離開人世，張大千隨後在一九八三年也退出人生舞台。



三老，左起臺靜農、張大千、莊嚴，1978年賞畫於摩耶精舍。
(莊靈 攝影)



臺靜農題「摩耶精舍」於1978年。

豐收的晚年

●一九八〇年五月，臺靜農二〇年代的小說重新被刊印，使讀者重新認識臺靜農為人淡忘的一面。一九八一年十月，日本書道研究所透過江兆申居中聯絡，促成了《書道グラフ特集——臺靜農教授の書法》作品集在日本的印行，這是第一本介紹臺靜農書法的專冊。十一月，臺靜農海內外門生為表達對老師的敬意，合力編成《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一書以示祝賀。文集中收有論文三十六篇，附錄十篇，合計一千零一十七頁，共七十餘萬字。論文集的〈弁言〉中有言：



右起臺靜農、張目寒、張大千及莊嚴等好友，1974年攝於張目寒家。(莊靈 攝影)

師座待人慈藹寬厚，平日對於門生弟子，訓誨勉勵，視同子姪；與故舊交遊，也是極重情誼。其精神不老，其思想常新，不蓄怨於人，不凝滯於物……時有論著，文字簡雅，思力深邃，論斷創新，精緻獨到，啓迪後學極多。為臺靜農在為師、為人、治學方面作了極高度的評價。

國立
台灣美術館

碧玲瓈真珠丸白男

光、是水、黑、水、萬、莊

嚴士寶地、其水妙善

因彥大梵王一花一葉

五年竟大除萬年後

以世未有為家花果

住祇愁秋思物江湖

度溫清煙夜寐寧

水肌膚若赤金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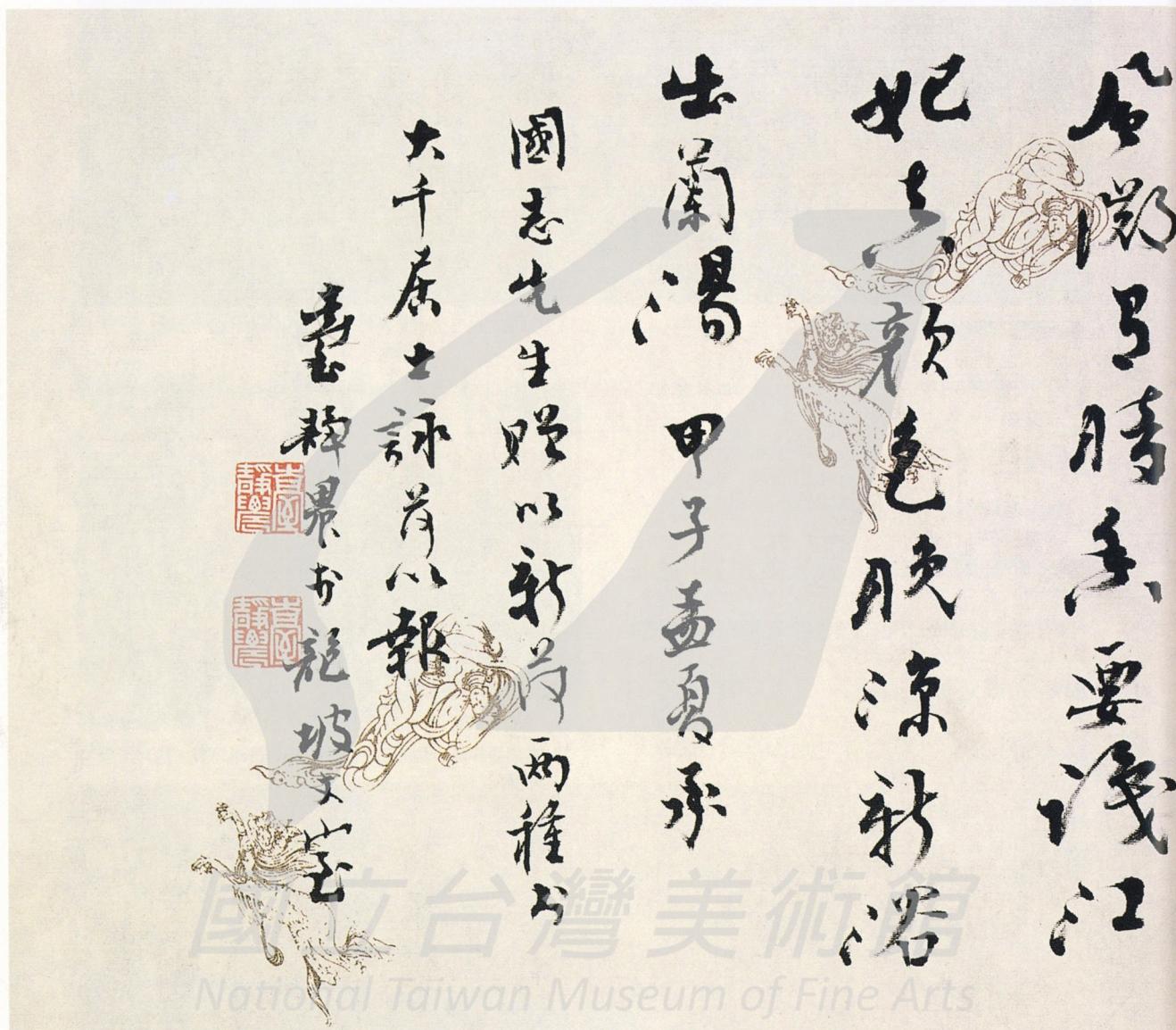
以雨浦不急於

起鷗鳥不盡眠不

施船秋山佛忙采鮀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臺靜農 大千居士詠荷詩 35×138公分 1984（鴻展藝術中心 提供）

翠佩霞裾各自芳 花花葉葉對相當 莊嚴七寶地頭水
妙喜同參大梵王 一花一葉西來意 大滌當年識得無
我欲移家花裏住 犹愁秋思動江湖 露濕波澄夜寂寥
冰肌怯暑未全消 空明南浦西風急 驚起鶯鶯不並眠
不施脂粉不濃裝 水殿風微有暗香 要識江妃真顏色
晚涼新浴出蘭湯

小董樓賦

陳其南

此堂號稱以之望之聊暇日以
銷憂覽形宇之妙處可實
題啟而寘仇榜清潭之通
浦半倚坐沮之長洲有墳衍
之廣陸之照阜隱之深山小
塢陶牧如搖昭丘萬山尖爾
野黍移盆疇曩往美而非
居土之多何足以少留遺俗
渴而還逝予漫踰紀以迄今
人情署而陳物予執憂思
之可往憑行檻以盡望之向
水舍而聞襟平原遠而極目
兮蔚蔚山之高秀路逶迤而
脩迴乎川既溝而濟漢然奮
鄉之雍陽半涕橫隣而邦
禁者尼父之立陳兮有歸歟
之歎音鐘儀盛矣而悲奏
兮莊鳥顯而越兮人情同於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月之逾年兮僕甲爲空未極
冀王道之平兮僕高衢而
驛力懼瓠瓜之徒愁兮農井

渫之莫余步棲遲以徒停
兮自日忽其將匿兮若葉
瑟而盡與兮吾憐之而至
色獸狂駭以求羣兮乃為
相鳴而舉翼原野闊兮
人子極未行而未息兮
悽愴以感巷兮章物怛
而憐惻循階除而下降兮
牽交憤於胷臆夜參半
而不寐兮帳盤桓以反側
王仲宣以西京擾充乃之荊州
依劉表此賦而作於是時
丁卯二元節清寒為

秋雄見清寒
臺靜農登樓賦 29.3×185公分 1978 (沈秋雄 提供)

登茲樓以四望兮 聊假日以銷憂 賢斯宇之所處兮 實顯敞而寡仇 挾清漳之通浦兮 倚曲沮之長洲 背墳衍之廣陸兮
臨阜隰之沃流 北彌陶牧 西接昭丘 華實蔽野 泰稷盈疇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曾何足以少留 遭汾濁而遷逝兮 漫踰
紀以迄今(今) 情眷眷而懷歸兮 孰憂患之可任 憑軒檻以遙望兮 向北風而開襟 平原遠而極目兮 蔽荆山之高岑
路逶迤而修迥兮 川既漾而澗深 悲舊鄉之壅隔兮 涕橫墜而弗禁 昔尼父之在陳兮 有歸與之歎音 鍾儀幽而楚奏兮
莊鳥顯而越吟 人情同於懷土兮 岌窮達而異心 惟日月之逾邷兮 俟河清其未極 冀王道之一平兮 假高衢而騁力 懼
瓠瓜之徒懸兮 畏井渫之莫食 步棲遲以徙倚兮 白日忽其將匿 風蕭瑟而並興兮 天慘慘而無色 獸狂顧以求群兮 烏
相鳴而舉翼 原野闊其無人兮 征夫行而未息 心悽愴以感發兮 意忉怛而憐惻 循階除而下降兮 氣交憤於胸臆 夜參
半而不寐兮 帳盤桓以反側(側)

這件手卷，無論在筆法、結字、章法上，都可稱得上是晚年傑作，尤其左右行間較為疏朗，即使逐行逐字觀賞，也能欣賞到各別字形的美。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東江集序



癸以戊辰之年達亥之月大盜橫國金陵瓦解
余乃竄身荒右公私障塞第陽屏命有子名
歸中興道銷霖於甲戌三日娶於都亭三年
因於別館多道周星物極不凡博燈之坦悲
身世豈虛生妄安之念王室自然涕涕昔桓
景山志事杜元凱之平生茲有著書咸能自
取滿島之文歌始述家風陸擇之雅賦先陽亡法
信軍始之毛郎達來光蘋是流離至於著苟
蒸不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果
南山之雨忽晴秦危謙東海之濤蓬鬢周粟
不亭漂泊高柳蠶旅愁不尤取樂之方曾內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離情以悲歌為主。曷若逢達人間何世將軍

一七大樹飄零，壯士不遇。空金帛琴劍，望魄

柱憂連橫而見欺。載玉移陪捧珠槃而不空

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

乞鎗甲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

水以血釣臺移柳丸玉閨，而空幕幕亭鶴唳

豈河柳之不同殊葉？天下三分罪孽，一旅項籍

用江東之子弟，人情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

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捲甲芟夷斬伐

如草木焉？江淮多淮岸之阻，亭壁多藩難

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縛交鋤耰棘矜者

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室，終於三百年乎？是

也，并吞六合不免軼道，災混一車，立全救平

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頽既夜危亡之運，毒蛇送

代必有主故。悲士豪人，布而以憤懣傷心者矣。

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飄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

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

陋之固，至宣矣。

元年十二月廿五於靜者書于臺北

耗坡里之歌脚盦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臺靜農 哀江南賦序 34.5×128.9公分 1975 (林文月 提供)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敘。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舉）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歌（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曰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脫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槃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續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捲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難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縛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頽既夜危亡之運，毒蛇送代必有主故。悲士豪人，布而以憤懣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飄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至宣矣。

1982 臺靜農將「歇腳盦」改為「龍坡丈室」。



張大千題「龍坡丈室」於1982年。（臺益公 提供）

●臺靜農總喜歡以畫梅送給張大千作為生日賀禮，張大千對臺靜農的梅花讚譽有加，在大千病逝前一年（一九八二），臺靜農送上了一件繁枝的梅畫，自謂求簡不得，只有多打圈圈了，張大千卻說：「這是冬心啊！」直把臺靜農的梅花與揚州八怪中最擅畫繁枝密梅的金農（冬心）相提並論，且將此畫掛在摩耶精舍畫室中。

●一九八二年，臺靜農八十一歲，將「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的家，由「歇腳盦」改名為「龍坡丈室」，「龍坡」為此地里名，並請好友張大千題榜。這一年張大千再次將珍藏的最後一件倪元璽作品《題畫詩軸》送給臺靜農，這是一件氣勢雄渾，筆墨乾濕變化極大，且多用中鋒圓筆寫成的作品，雖對書風成



清 金農 江梅小幅

熟的臺靜農已不具影響力，但他仍感受到老友的鼓勵與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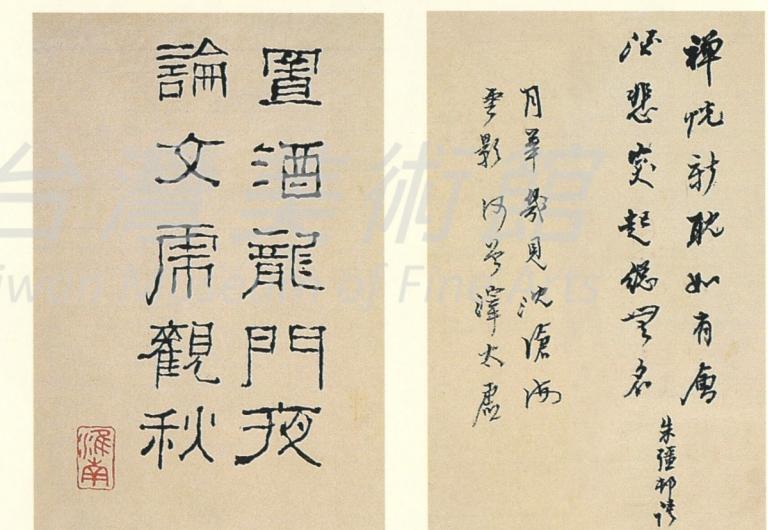
●臺靜農在中年才在書藝中找到自家喜悅的道路，以目前所見，多為七十歲以後作品。八十歲左右更是其書法創作的高峰期，且一直持續到八十八歲的高齡。雖然臺靜農並不是因書藝才名世，但無論如何，書法藝術仍是她晚年生命中最精彩、最具代表性的成就。



臺靜農 梅 1989（臺益公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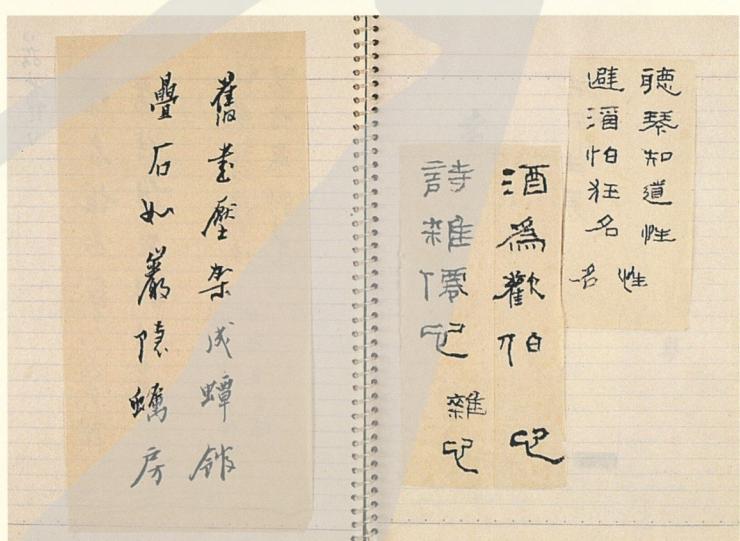
明 倪元璐 題畫詩軸（台北故宮博物院 提供）



臺靜農貼於筆記本上的書法手稿。（臺大總圖書館特藏室 提供）

■臺靜農的書法手稿

這本橫條紋的活頁筆記本，貼滿了大大小小的紙片，大部分是用毛筆寫成，也有用鋼筆、原子筆寫的，這是臺靜農書法創作的手稿。有些是摘錄古今詩文、聯語，或是自製對聯，全冊以隸書、行書、草書為主。這些小紙片的作用，主要是平時看書、擬句的記錄，並用書法寫成小件，加以修定，在創作時提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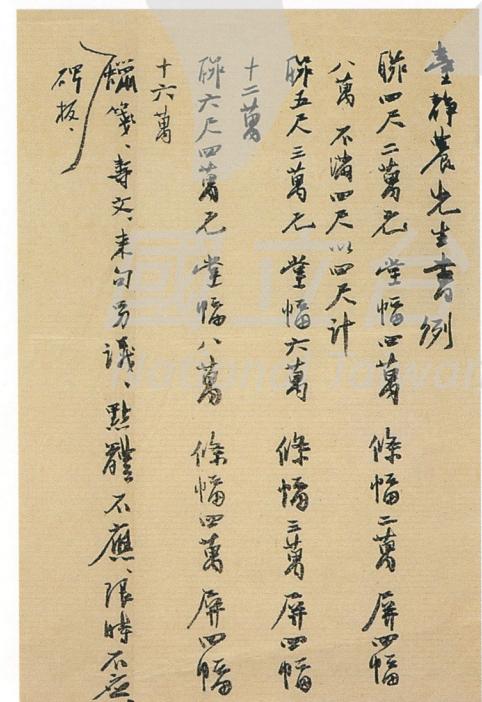
1982 10月，臺靜農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舉行首次個人書法展。

1983 4月，張大千病逝。9月《雄獅美術》月刊第151期，推出《書家臺靜農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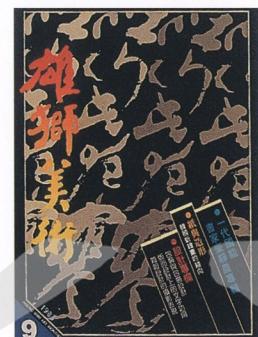
1985 2月，《靜農書藝集》，由華正書局印行。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至十一日，臺靜農接受歷史博物館的邀約，舉辦了生前唯一一次的書法個展，展示作品共計五十餘件，都由臺靜農本人提供，當時未印製展出目錄及圖錄。張大千也拖著病體由醫護人員陪同，觀賞了這場沒有任何儀式的書法展。

●為使年邁的臺靜農不再受人情求字之苦，江兆申說服了臺靜農，為他訂了一份書法潤例，但這份清楚訂出作品尺寸



江兆申 臺靜農書法潤例



1983年9月，《雄獅美術》月刊推出〈書家臺靜農專輯〉。



1985年2月，《靜農書藝集》由華正書局正式出版。

與價格的「價目表」實在不符合臺靜農「以藝會友、非關交易」的作風，自然無法抵擋來自各方求字的人情。

●一九八三年九月，《雄獅美術》月刊推出了〈書家臺靜農專輯〉，由蔣勳撰文，推崇臺靜農在當代書藝上的傑出成就，並刊登各體書法於月刊中；一九八五年，《靜農書藝集》正式出版，臺靜農在序言中自述其學書歷程。但由於認識臺靜農書法的人愈來愈多，求書者更是絡繹不絕，終使臺靜農寫字的心境倍受影響，不得不在書藝集發行前藉報章上刊載一概謝絕為人書寫的「告老宣言」，以解脫書家「常為人役使」之苦。

字如其人的書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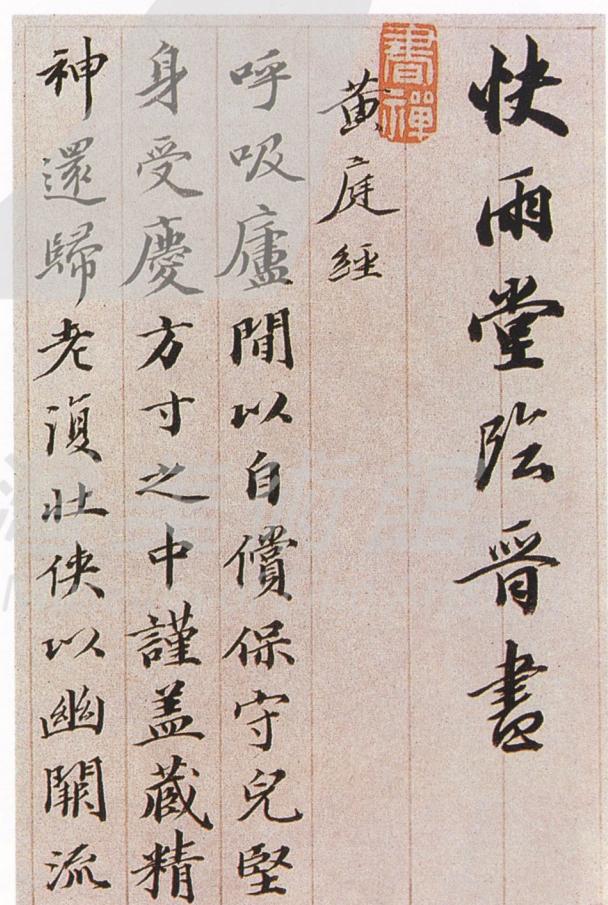
●臺靜農研習書藝，最初是受到父親的啟蒙；求學北大後，接受新文化刺激，中斷了十數年之久；直到抗戰入川以後，才將書藝用來抒發情性、排遣煩

悶；寫得最多的時期，是中年來臺以後，尤其是從退休前後到病逝這段晚年歲月，這種「人書俱老」的書藝發展很緩慢，也很自然，不帶一絲勉強。

●書法藝術的表現，主要出於內在生命的抒發。臺靜農不考究書法工具，不喜



臺靜農 行書小中堂 64×34.5公分 (臺益公 提供)
高臥一庵今白頭



清 王文治 快雨堂臨晉人法書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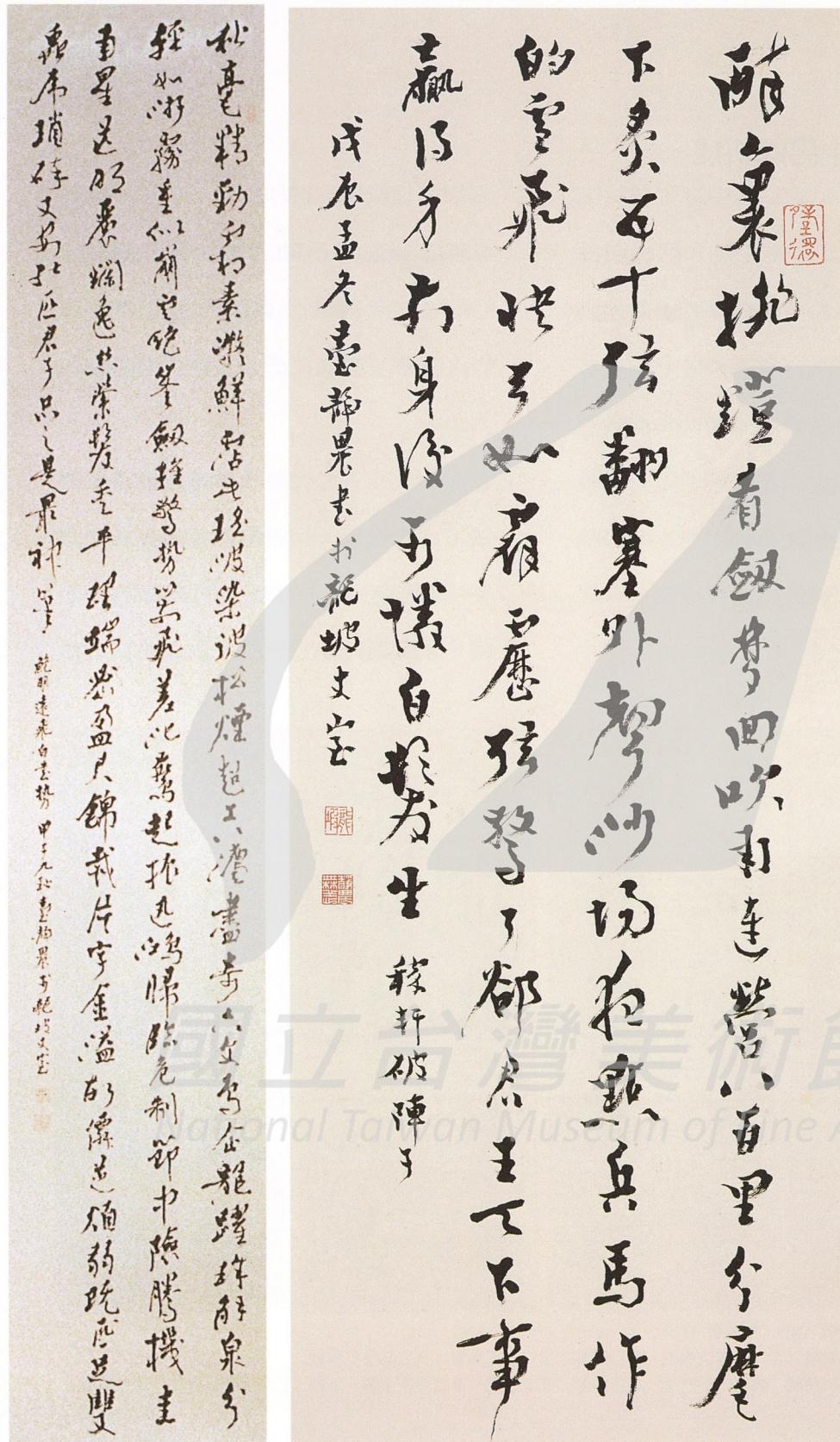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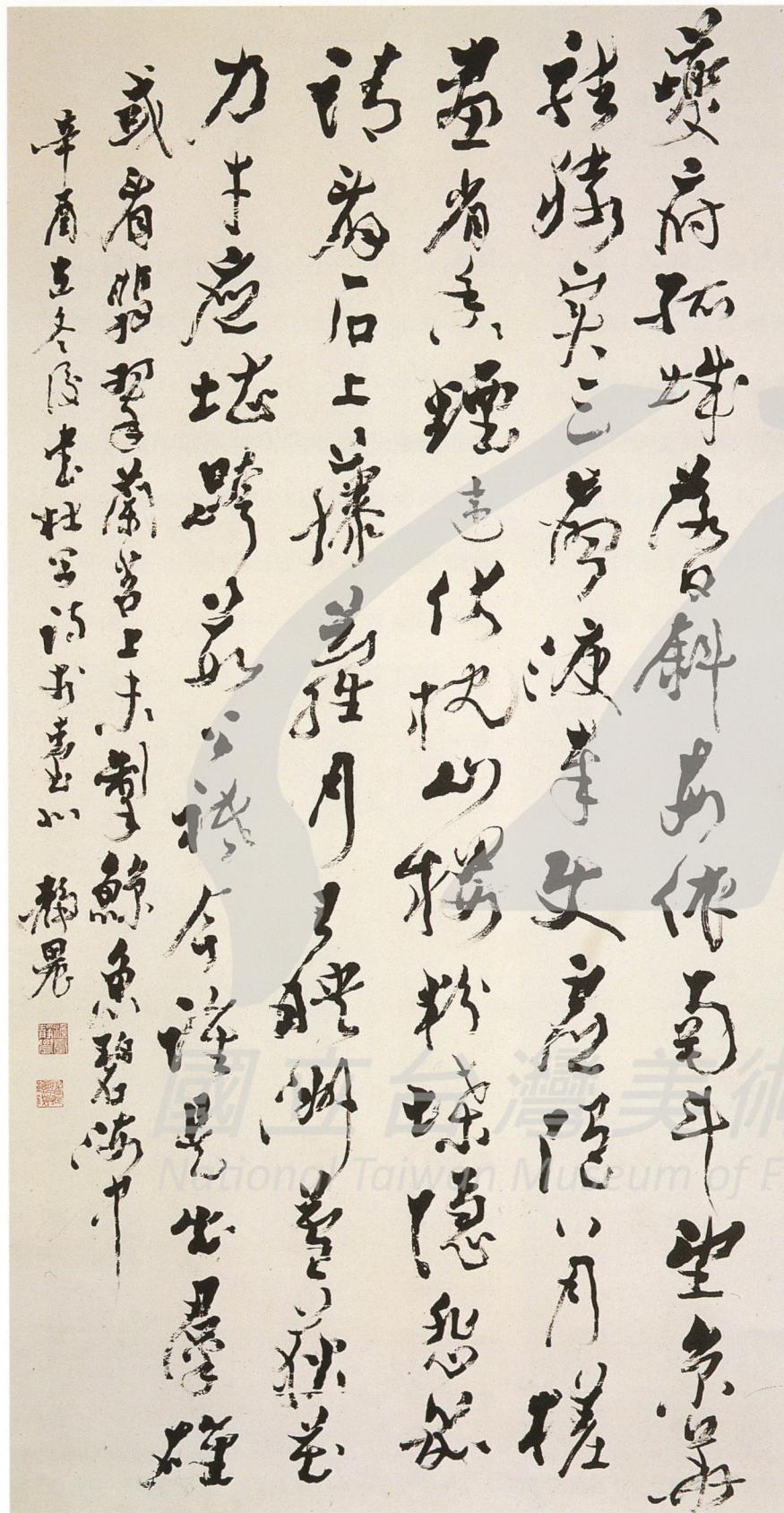
歡公開展覽，也不願「為人役使」寫字，更不想開宗立派傳授書學，所傳達的是個人的情感世界。書法創作關乎學養與人格特質，臺靜農力除「側媚」，他曾舉清代書家王文治為「側媚」，即書風纖細作態。他的書法則灑筆緩行，有如老樹盤根，飽經風霜之後所散發的生命力，這是書法與書家緊密的聯結，書家的精神氣質、學問修養，流露或表現於書法藝術之中，才能使書法相對地透露出書家的意蘊與風度。

●臺靜農的書法創作，以書寫來抒發心中的沉鬱，這與晚明書家倪元璐、黃道周，甚至王鐸是相似的，他們都借助強勁有力的線條，轉折取勢，以避免線條的柔弱流美。臺靜農的行書以方筆側鋒為主，保留倪元璐最多的部分即在筆勢上的「欹側」。「欹側」的筆勢，主要是用來變化方塊字「橫平豎直」的間架，從六朝的碑刻墓誌、北宋蘇軾、晚

明的黃道周、倪元璐都擅用欹側的書勢，臺靜農結字的欹側，在現代書壇亦獨樹一格。

●一般崇尚碑學的審美追求，除了雄強挺勁外，也強調樸拙渾厚，臺靜農書法實踐了前者，但並未走樸拙的路，因此有些評論者認為臺靜農的書法「奇峭博麗」或「甚為媚麗」，實則臺靜農這種書風，是既追求雄勁，又要求妍美的遒麗書風。他每寫一個字，無論何種書體，都要求點畫清晰有力，筆筆周到，這種書寫方式，對短篇小幅往往能精采多姿；於長篇大幅，則須變化體勢寫成，否則易生單調，徒具裝飾效果，反而削減書法的藝術性。

●在筆法上，臺靜農喜用方筆，行筆自然抖動緩行；在筆勢上，善用欹側，變化了結字的空間；在筆意上，它呈現勁拔、遒麗的美感，這即是臺靜農的獨特書風。



左圖
臺靜農
丈二行書鮑明遠飛白書勢
363×67公分 1984
(台北故宮博物院 提供)
秋毫精勁 霜素凝鮮
露此瑤波 漆彼松煙
超工八法 盡奇六文
鳥企龍躍 珠解泉分
輕如游霧 重似崩雲
絕峰劍摧 驚勢箭飛
差池鳶起 振迅鴻歸
臨危制節 中險騰機
主南星送 明麗闌逸
絲縈髮禿 平理端密
盈尺錦裁 片字金溢
故撫芝煩弱 既匪足雙
蟲虎瑣碎 又安能匹
君子品之 是最神筆

右圖
臺靜農稼軒破陣子 1988
(陳井星 提供)
醉裏挑燈看劍
夢回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聲
沙場夜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
弓如霹靂弦驚
了卻君王天下事
贏得身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

在碑帖合流中另闢新境

●臺靜農的書法在篆、隸、楷書的學習，主要是屬於碑學範疇；行書取法晚明倪元璐。倪書不同以往明人流便秀雅，反而具有樸茂奇崛的體勢和血肉豐勁的用筆，較接近六朝碑書，他有意識地將帖學轉為陽剛之美的形態。所以他的書法反而受到崇碑的康有為欣賞，評為「新理異態尤多」。從這點看，似乎

臺靜農是較偏向碑學的。

●關於碑帖合流的看法，臺靜農說：「唐宋以來書壇，很多書家想碑帖合一，可惜受到二王感染過深，突破帖味太少。」

●因此，沈尹默雖然曾給予臺靜農在書法方面的引導，但書風卻大異，關鍵即在「崇碑」和「崇帖」的主要方向不同，以致漸行漸遠。沈尹默雖曾致力於



臺靜農 臨爨龍顏碑 冊頁 1989 (陳井星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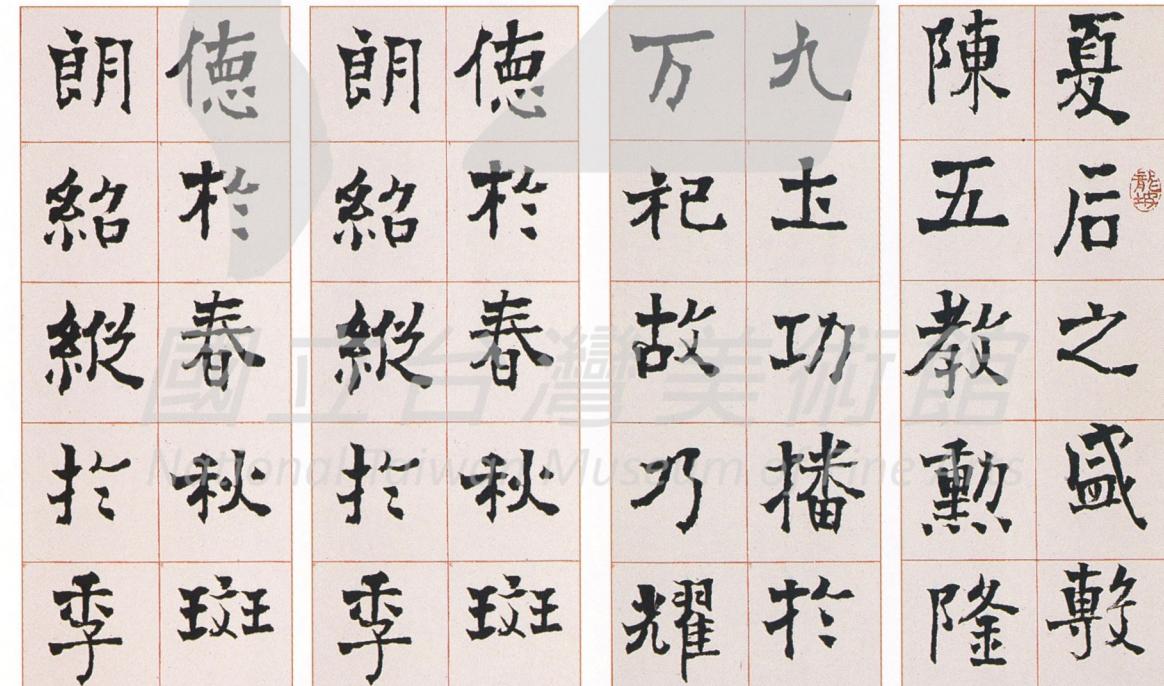
夏后之盛 敷陳五教 勸隆九土 功播於萬祀 故乃耀輝西岳 霸王鄧楚 子文詔德於春秋
斑朗紹縱於季………於時倫 貞操超於門友 溫良沖挹 在家必聞 本州禮命主薄 不就 三辟別駕從事史 正式當朝

碑學的鑽研，但後來完全走回「二王」

(王羲之、王獻之)的傳統之路，書風典雅流暢，成為民國以來帖學大家；而臺靜農雖偏向碑學，卻也有意將帖學加以融合。

●臺靜農曾說他的隸書，「想透過斧鑿痕跡直尋漢人筆致，而尚未能至。」除了遍臨漢碑，直接從風蝕雨泐的筆跡中參悟外，也透過漢簡和近代鄧石如、何

紹基的實踐中尋找入口，而成就了意態生動的隸書佳作。同時，他的行書雖學倪元璐，也將北碑和漢隸的筆法融入其中，表現出方剛勁拔的神采。不僅融合了隸書與行書，碑學與帖學，也為自己樹立了獨特的書風，他雖不以書家自居，但此一意圖卻是深悟書史發展的一種創作實踐。



惠若當風蘭

靜農書於龍坡

清猶臨水竹

靜農

精曜發巖居
荊農少龍坡丈書

臺靜農 楷書對聯（陳井星 提供）
高歌答林響 精曜發巖居

高歌答林響

靜農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臺靜農的款印

龍坡小民



元祐年十二月廿五於齊者上書臺小
龍坡里之歌脚廬



臨風景碑署用道州濱
歸去來者



乙酉中秋
雨盦兄督臨石門頌
靜農古歌脚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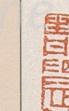
靜者自贊



靜異於臺小於坡里
靜異於臺小於龍坡

庚申夏之南田作
靜異於臺小於龍坡

乙未端午一周臨漸方
碑二連 龍坡靜者



1985 9月，臺靜農妻子病逝。12月，臺靜農獲頒行政院文化獎。

喪妻與赴美

●一九八五年，與臺靜農相伴一生的妻子病逝了，臺靜農頓失生活依靠，長年以來，妻子一直扮演著臺靜農與兒女溝通的橋樑，默默地守護著臺家大小，臺靜農在生活上倚重甚深，內心沈浸在無窮哀傷裡，再加上數年來，莊嚴、張大千等老友都走了，臺靜農原本嗜酒，在這段時間，又喝得更多了。正如他在〈傷逝〉一文中說：

當我一杯在手，對著臥榻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間，卻也沒有生命奄乎之感，或者人當無可奈何之時，感情會一時麻木的。

●在往後的歲月中，臺靜農有多首懷念妻子的詩篇，真摯感人，如：

相看兒女催人老，柴米商量累汝多。
此是昔年共君語，君今先自委山阿。

——〈悼亡〉

逝水不還又一秋，去年今日別君時。
支離病榻孤光夜，生死茫茫兩不知。



晚年的臺靜農夫婦，攝於1985年。（臺益公 提供）

——〈韵嫗周年祭〉

韋家阿姊方家嫂，晚歲榮懷絕可憐。
今已同歸泉下土，可曾相遇話當年。

——〈傷逝〉

前兩首作於一九八六年，其中第二首，作於中秋夜，正好是臺夫人逝世週年，臺靜農臥病醫院。第三首作於一九八九年，韋家阿姊、方家嫂都是臺夫人少年時代的好友。



臺靜農攝於龍坡丈室。（臺益公 提供）



臺靜農與子女合影於臺夫人病逝期間，左起三子臺益堅、次女臺純行、幼子臺益公、長女臺純懿。（臺益公 提供）

●一九八六年七月，臺靜農終於在兒女的安排之下，首次步出國門到美國一遊，隨行的有媳、孫各一人，走訪了美西、美東，並探訪故友張大千在美國的舊居，參加聚會的有兒女家人、學生、世交晚輩，遊歷月餘，心情難得如此興奮。只是老人不喜歡整日坐車，加上來美前腿就有點痛，在紐約時，又因沐浴時不慎滑跤，漸感走路不便。回國後，又更嚴重，終至不能行動，九月十四日夜到醫院急救，發現腦中有淤血，隨後即動手術消除。因手術順利，數月後即恢復正常，連寫書法也不受影響，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1988 7月，臺靜農第一本散文集《龍坡雜文》，由台北洪範書店印行。

1989 10月，《靜農論文集》一書，由聯經出版公司印行。

11月，獲頒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之文藝創作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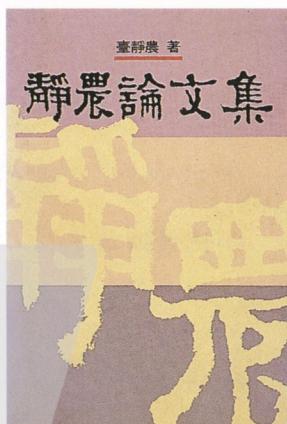
●多年蟄居溫州街，一旦出國，總有朋友學生問起旅美觀感，臺靜農常輕描淡寫的說：「美國有什麼好？沒見著有一個土地廟！」或直接了當的說：「大而無當！」這當然是玩笑之語，但更可見臺靜農的鄉土情思與文化情懷，在他寫給老友李霽野的信上也說：「美國地域空曠，一切生活皆賴汽車，老人非常不習慣！」

●一九八八年七月，臺靜農的第一本散文集《龍坡雜文》，由臺北洪範書店印行，收錄了來臺四十餘年所寫的散文三十五篇，多為懷舊之作及序跋文；次年十月，《靜農論文集》，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推出，收錄了近五十年來所寫論文二十五篇。這兩本書都獲得很高的評價，可說是臺靜農作為作家與學者兩方面的具體成就。

1986年臺靜農赴美，與三子臺益堅及孫子臺大翔合影。



1988年7月，臺靜農的第一本散文集《龍坡雜文》由臺北洪範書店印行。



《靜農論文集》，1989年10月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推出。



臺靜農美國之行，右起臺純懿（長女）、臺靜農、臺益堅（三子）、陳惠敏（幼媳）、臺大翔（孫）。



臺靜農 擬古篆「龍」字瓷盤 直徑31公分
1987（臺益公 提供）



臺靜農 擬漢鏡銘文瓷盤 直徑31公分
1987（臺益公 提供）
日有喜 月有富 樂毋事 常得意



張翰字季鷹吳郡

墮寒不審

人有清才善屬文
而縱任不拘時人
號之為江東步兵

太保所苦何如承
謁已換深慰馳仰

諸同都願榮日天下
紛紛禍難未已夫
有四海之名者求退

所檢贊猶未獲望
於文書細檢也病

良難卒在山林間
人妄望於時子善

肉乾脯有新好者
望惠少許幸甚
尋馳謁不次謹狀

崇執其憮然
恭歐陽率更令 静農于龍坡

李太保大夫閣下
臨歐陽詢書

臺靜農 臨歐陽詢書

人有清才善屬文
而縱任不拘時人
號之為江東步兵

太保所苦何如承
謁已換深慰馳仰

諸同都願榮日天下
紛紛禍難未已夫
有四海之名者求退

所檢贊猶未獲望
於文書細檢也病

良難卒在山林間
人妄望於時子善

肉乾脯有新好者
望惠少許幸甚
尋馳謁不次謹狀

崇執其憮然
恭歐陽率更令 静農于龍坡

李太保大夫閣下
臨顏真卿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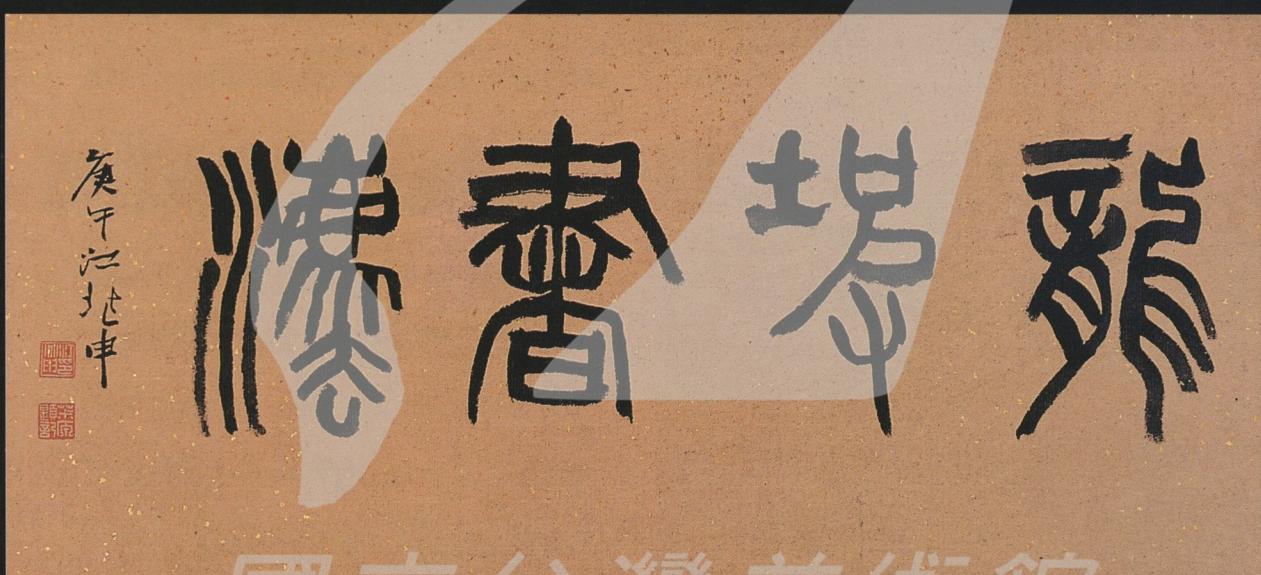
臺靜農 臨顏真卿書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臺靜農 仿唐五代兩宋法書冊 44.6×20公分 1987 (沈秋雄 提供)

這是臺靜農晚年臨古的佳作，以高麗舊紙臨寫了唐、五代、兩宋間八位重要書家作品，江兆申書寫引首與題跋，汪中另作題跋一篇。

依第三帖臨楊凝式《盧鴻草堂十志跋》署款為：「靜者八十六歲記」，知此冊頁作於一九八七年。雖八位書家風格互異，臺靜農卻寫來毫不費力，正如江兆申題跋所言：「幅幅古人，亦幅幅自家」。



江兆申 龍坡書法

自我來荔州已過

三寒食年一砍惜

春、未不客惜今

年又苦雨五月杖

蒲熟臥閑海棠

花泥汙盡支雪

門中偷負古

夜半真有力何

殊病少年病趁

頭已白

董者尤云東坡畫在人間

者以此為甲觀

靜果

臺靜農 臨蘇東坡書（一）

春江欲入戶而勢

來不已小屋如渙

舟濛水雲裏空

危處寒菜破

窺燒退葦那

知是寒食但見

鶯銜命君門深

九重墳墓在万里

七擬哭涙窮死灰

吹不起

東坡管領詩 靜果

臺靜農 臨蘇東坡書（二）

右覽前晉書記

左郎中家舊傳

盧浩然隱君嵩山

十志盧本名鴻高

生之於家書集製

宋水樹石隱于嵩山

唐開元初徵召諫

議大夫不受此書可

珍重之丁未歲前七月廿日

老少傳弘農人卷

秋明尚玉揚風子真跡惟有題

盧鴻草堂十志今存故宮博物

院靜農十六歲記



臺靜農 臨楊凝式書（一）

畫寢乍興朝飢
正甚忽蒙簡翰
猥賜盤飧當一葉
報秋之初乃韭花
達味之始助其肥
野實謂珍羞充
腹之餘銘肌載
切謹修狀陳謝伏
惟鑒察謹狀

此楊凝子韭花帖曾
入宣和書譜今流行者有三
本清道人嘗見之皆將殆出
於方手此摹者 靜農

臺靜農 臨楊凝式書（二）

十一月廿日襄垣首別

已經年五諱北向但極

賤故、懷人空酒書

窺攬轡烹魚殊感

著友聞郡中消息

揚蕩神情自有高

趣仰羨々、郵燈

甫近不無牽變亦

唯歲食多擣副

以盡吾心

東再

今郡司門吳

臺靜農 臨黃庭堅書

游頴首

閑闊頃仰甚至急

奉手帖於重松雨

學僕輕古御禪所

遺墨甚妙相見

之晚輒形易行

小是移宿處之

皇恐得勝見足

不宣 楠奉聞

而盡老友

文字廿四冊又五冊初乞五
幅圖四軸某日亦乞給付
本人乞予

臺靜農 臨米芾書

盡白

答蘇伏波神祠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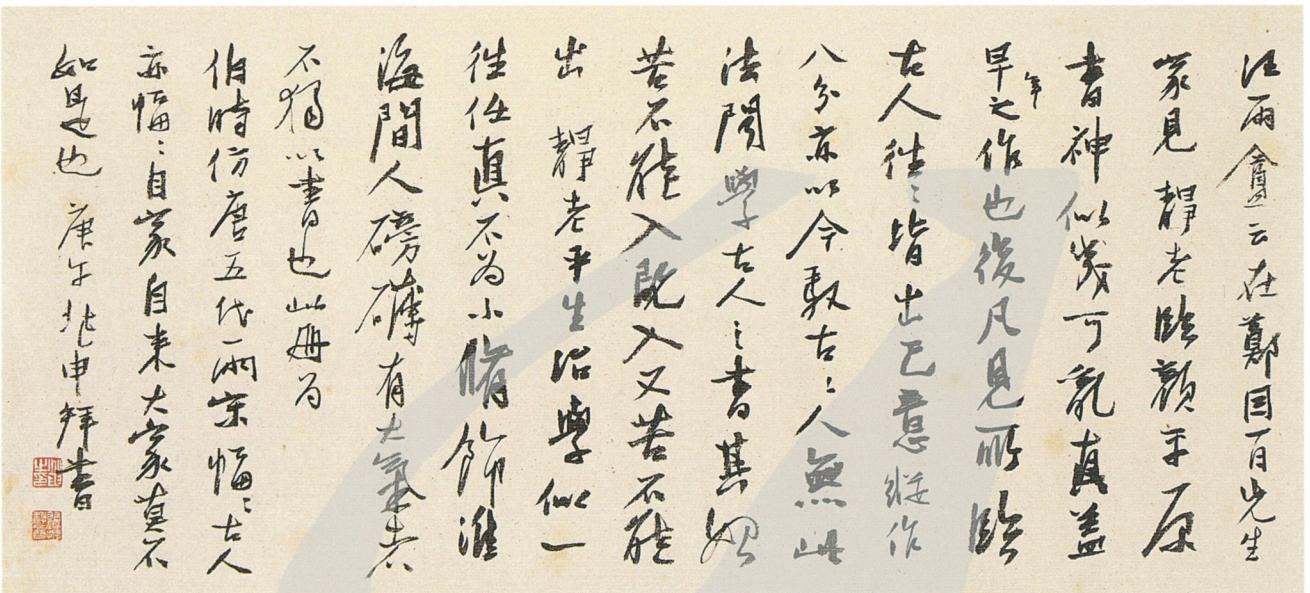
臺靜農 臨黃庭堅書

又持到淮南見
余故舊可示之何
如光祐中黃魯直
書也達中靖國元
年五月乙亥荊州
沙尾水漲一丈堤
上深一尺山谷
老人病起須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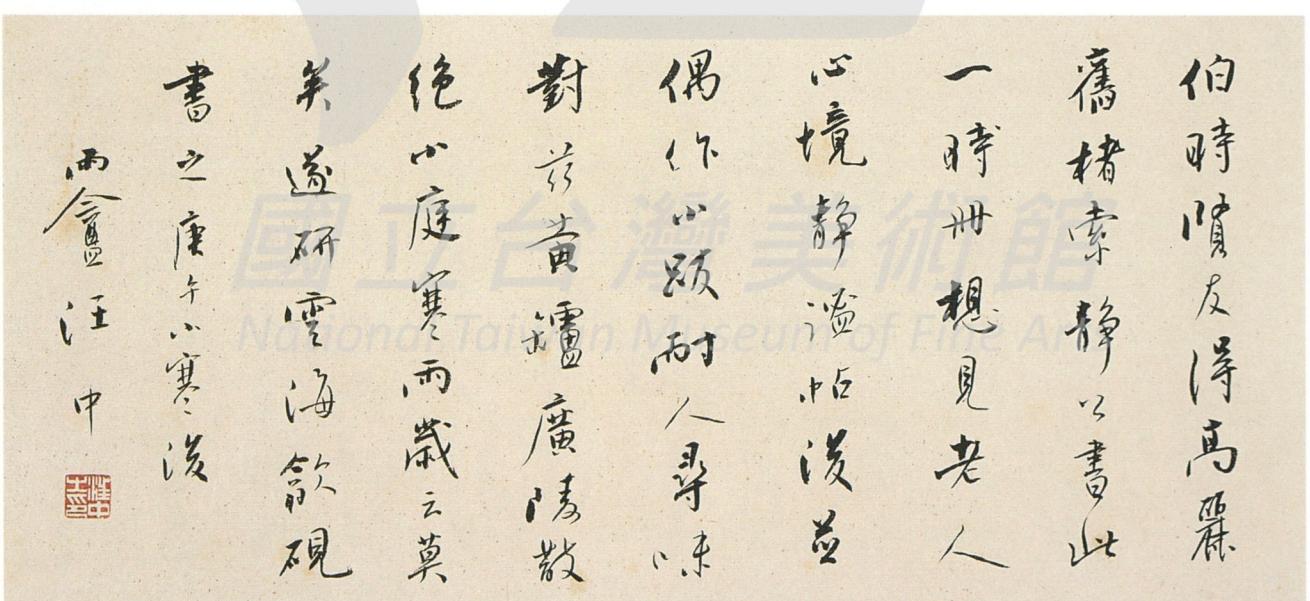
米孝重九會郡樓



臺靜農 臨米芾書



江兆申 題跋（一）



汪中 題跋（二）

尾聲

●一九八九年底，臺大因規劃改建老舊宿舍成新式大樓，通知臺靜農搬遷，老人自然不喜遷離這四十年來的「老窩」，內心極為難過，後來終於在溫州街廿五號覓得「龍坡丈室」的最後居所，但仍花費一筆為數不少的整修費才告完成。只可惜在翌年一月遷入新居後，臺靜農就生病住院了。

●經由臺大醫院檢查，診斷為食道癌，臺靜農得知所患確為癌症後，竟與兒女們開玩笑的說：「沒想到我中了頭獎！」一個飽嘗人生憂患的老人，似乎也只有臨事豁達以應了，在病魔的侵襲下，臺靜農終於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九日正午十二時五十分離開人世，十一月二十五日與亡妻骨灰合葬在台北縣金山墓園，由好友孔德成撰寫墓誌銘立碑於墓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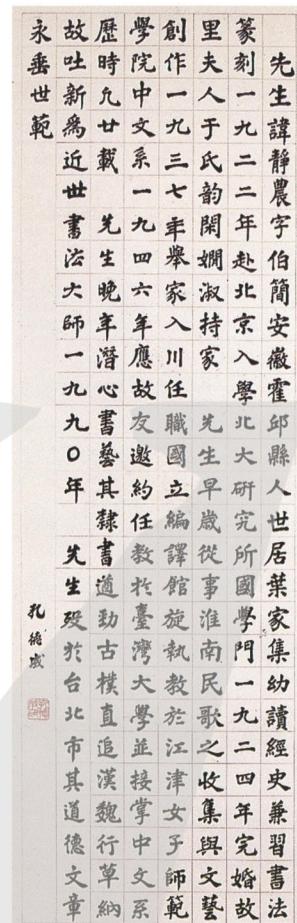
「龍坡丈室」的最後居所，攝於2001年秋。

1990 11月9日，臺靜農病逝於臺大醫院。

●這段時間，台灣及海外華文各大報刊都刊載了門生故舊對臺靜農的懷念與追思文章，除了對其經師人師的景仰和新文藝小說、散文創作的推崇外，書法藝術無疑地更成了臺靜農一生中最具代表性且廣為人知的成就。

●自古以來的書家，莫不經過取法古代碑帖或近人手蹟的學習階段，總是在轉益多師、百花釀蜜之後，才卓然有成。而取法的對象，實與書家個性、氣質有關，也往往成為塑造書家風格的重要因素。臺靜農偏愛《石門頌》與倪元璽書法，自然在其隸書和行草書方面，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再經過長時間深造自得的實踐，逐漸完成自我的書風。其中《石門頌》的磅礴大氣與倪元璽的剛勁秀逸，實與臺靜農的內在性格有著深刻的聯繫，這正是臺靜農書法沉鬱勁拔，動人心魄的根源。

●臺靜農出生於晚清中國大變動的時代裡，不僅內戰頻仍，更歷經日軍侵華，



孔德成 臺靜農墓誌銘
120×40公分 1990

國共對抗與長期分裂。前半生都在流離遷徙，不得安居；後半生雖到臺灣任教，但也僅能終老於公家宿舍，正符合他一生淡泊無求的風骨。早年以寫小說、寫窮鄉中人命的卑微，人性的愚昧與懦弱；中晚年則將抑鬱的情感化為筆歌墨舞，書法正是臺靜農心境最直接的宣洩，以書論書，臺靜農實已為當代書壇立下一座值得紀念的豐碑。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王信 攝影)

民族文化應該如長江大河，永遠的波濤壯闊不息的前進，若凝滯不前，便成溝澗，終有枯竭的一天。我不是國粹主義者，說什麼都是自家的好，但祖先既然留下了好的遺產，我們得承受發揚，能有自己民族的色彩與精神，站在人家面前，才可以抬起頭來。

——臺靜農